

中国1999
最佳散文

韩小蕙 ● 选 编

ZHONGGUO ZUIJIA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

1999

零

中国最佳
散文

韩小蕙 选编

太阳鸟丛书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99 中国最佳散文/韩小蕙选编. - 沈阳:辽宁人民出版社,2000.4

(太阳鸟丛书)

ISBN 7-205-04766-8

I. 19… II. 韩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13040 号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324 千字 印张: 15 1/4

印数: 1—6,000 册

2000 年 4 月第 1 版

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陶 然 责任校对: 宋毓培 刘再生

封面设计: 金 明 版式设计: 王珏菲

定价: 23.80 元

**《太阳鸟》丛书
编辑委员会**

张中行 林 非 车前子
王得后 孙 郁 韩忠良

《太阳鸟》丛书

《1999 中国最佳散文》

《1999 中国最佳随笔》

《1999 中国最佳诗歌》

《1999 中国最佳杂文》

《1999 中国最佳中短篇小说》

本丛书从五个文学门类汇聚文坛权威选家，广选、精编、集评。

发布上年度最有代表性的原创作品。为读者提供极具保留价值、蕴涵文学精髓的优选本，卷首序言更见功力。

继1998年选本的发布，已使本丛书成为读者眼中有别于其他选本的、极具特色的民间选本。

序

散文不能离文学越来越远

——1999 年散文读后

韩小蕙

〔引 子〕

行家们比较一致的意见，认为 1999 年度的散文是个“小年”，特别好的作品不太多，成绩平平。依我拙见：这是很正常的。自 1990 年开始升温的我国散文创作热潮，在持续了 9 年之后，1999 年终于进入了比较平缓的“匀速运动”期，恰是证明了当下的散文创作，已经回归到了它自身健康发展的轨道——散文相对小说而言，是一种寂寞的文体，不可能老是大红大紫，在 90 年代里持续“热”了近 10 年，已经属于上天的厚赐！

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，浮躁病蔓延，什么“热”就更容易被传染上。因此，我们越来越发现，散文界也逐渐着凉、感冒、发烧，生了一些麻疹、皮炎、胃酸、牙疼等的常见病（幸好不是癌症）；还有不少寄生物附着在她的躯体上，悠哉优哉，很是滋润。所以散文的本体归位，是一件好事，可以去浮躁，去病灶，去除寄生物，使她得以重新抖擞精神，健康发展。

当然，这并不是说，1999 年就没有好散文了，绝不是的。

还有一个感觉，就是不少老作家们逐渐地离去了。依我的习惯，编散文集一向是以年齿排序，长者为先，少小在后，本书比较 90 年代初编的第一部散文集，已经没有了冰心、萧乾、叶君健、荒煤、冯牧、秦牧、汪曾祺、唐达成等先生的大作。尤其使人痛心的是，我们还失去了李佩芝、吴方和第岸三位优秀的中青年散文家。当世纪末的钟声即将震响在 21

世纪晨曦之际，想到他们只能永远地留在旧的日子里，“我心伤悲，莫知我哀”呀！

〔正 文〕

下面，我要重点谈谈 1999 年散文创作的一个毛病——离文学越来越远。

这个题目连我自己都备感困惑，是因为在近年来“跨文体写作”、“边缘化写作”等的讨论中，我一直毫不犹豫地主张“放开散文的手脚，以尽可能多的艺术手段来壮大自身”。可是在阅读了 1999 年的一批作品之后，我却感到自己坠入了十里雾中，高一脚低一脚，踉踉跄跄的，忽然走不平稳了。

作为文化人，我们太知道中国人爱走极端的毛病，平时在我们各自的文章中，多有对这个问题的检点、分析与批判。可是现在看看我们自身，不也在犯这个毛病？可见，革别人的命，容易；革自己的命，难！

一、散文变成了什么？

对于“散文是什么？”这个地老天荒一般的问题，我们最好智慧地避开，不谈为好，因为谈不清楚，一千个观众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十万个散文作者心目中也有十万种对散文的理解，谁能惟我独尊，或者强求统一天下？

但是，万山红遍，总得有枝有叶托举着蓬蓬然怒放的花朵，“美”是其支撑的骨架。要不然 90 年代初贾平凹创办散文刊物时，为什么直截了当就叫了“《美文》”，除了有过的

几个半文盲的家伙错念成“姜文”之外，谁不明白这是一本散文刊物？

是了，美文虽然不能说就是散文，可散文却非是美文不可。这似乎多少年里也没有什么异议，就像“两条直线之间线段最短”一样，成为散文创作的公理。多少散文家，大家、小家，一代人，又一代人，都尊其为神圣，这是不需要越出的雷池，可以见出人们对散文美感的突出要求。

可是，现在竟是怎么的了，这位天生丽质、倾城倾国的美女，竟然不再顾及梳妆打扮，只披着一件破衣衫，就敢邋里邋遢在大庭广众中抛头露面，难道，是她红颜老去了么？

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！”请看如下种种：

(1) 把散文写成论说文。似乎有越来越多的散文正在写成论说文，或者说有越来越多的论说文戴上了“散文”的王冠。这批“散文”中，没有形象，只有“思想”；没有文采，只有大白话；没有美的意境，只有理性讲解；没有了任何文学味道和文学语言，只是直截了当地提出社会的、人生的、政治经济的、文化哲学的种种问题，再开一张简单化的药方。

这已经不能算是散文，而是社会学论文、政治报告、演讲词、专题发言……它们在专业性领域中可能是水平很高、很出色的文章，然而却绝不是散文——至少不是读者心目中所期待的散文。

(2) 把随笔写成思想提纲。有人把随笔当做万能的挡箭牌，只强调随笔要求思想、要求文化，结果就用直白的“思想”和掉书袋的“文化”，来掩盖自己文学素养的不足。

动辄追问历史、臧否人物、评点国计民生，其忧国忧民的精神可嘉，但还是应该寄给理论性刊物，或直接给政府上《建议书》。

请允许我再使用一个不怎么高妙的比喻：如果说散文是一位仙姿婀娜的美少女，那么随笔就宛如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，少年和少女的区别不必多说，他们的共同之处，却都占着一个“美”字。尽管大体上男性重质（本质，实质）而女性偏文（文采华灼），但这并不是说重质的文章就可以缺乏美。随笔之审美要求，依然是很严格的，最最起码，你得用西皮流水而不能用梆子高腔来唱京戏吧？

(3)“大文化散文”成了百宝箱。自从余秋雨先生的大文化随笔热遍中华大地，追随者甚众，效颦者群涌，这本不是坏事，提高了整个当代文化随笔的档次，余秋雨随笔功莫大焉。惜乎效颦者多只是得其皮毛，仿其外形：或是也到敦煌（非敦煌）走一遭，“文化感悟”上一把；或是突击看上一些研究资料（别人研究了数年、数十年的成果），遂摆出学者大师姿态，对历史人物、文化伟人横评纵点；还有的生吞活剥几部思想史、文化史之类，可以说还毫无根底，就敢信口放言，故作思想家；还有的这类文章，动辄洋洋万言（更有数十万言的），不过是把史实和传记重新讲述一遍，再把古人、今人的观点铺陈一番，臧上几句激烈的政治口号，自以为绝妙无比，旁人却从中提不出观点，看不出见解，得不到收益。

这类文章，一般都是搭起气势非凡的宏大架势，口气直逼孔圣人或苏格拉底。一些片段议论也许不失精彩，但

概率往往是千年等一回(或根本等不来),极大地浪费了读者的阅读时间和精力,两三篇以后就再也没有耐心去读了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它们构成了对真正优秀随笔作品的伤害。

(4)更有等而下之的一类文章,功利目的明显,“功夫”在诗外;东摘取中国古籍甲乙丙丁,西撷来西方经典ABCD,一生二、二生三,三生万物,浮皮潦草,生吞活剥,东鳞西爪,捞上便走,短时间内急就章,从鸦片战争到大批“法轮功”,尽皆扫荡一个遍,恨不能一夜之间就成为一个大思想家和大散文家。质量不够档次怎么办?没关系,有曼内(money,英文“钱”)小姐操作,发表、出书、评论、获奖,均可势如破竹,谁让纯文学人穷志短呢!

都说散文是最难的文体,现在可倒好,从三年级小学生到各级官员、大小经理企业家、成功人士,再到普通百姓各色人等,谁都能写,能发表,能出书,能获奖,能成为散文名家。

二、散文应该是什么?

然而,我依然认为散文是最难的文体:小说有人物和故事奠基,报告文学有史实托底,评论有文本作为解读对象,戏剧有矛盾冲突抓住人,散文有什么依仗?没有。不单没有,回答还是来无影,去无踪,南辕北辙的“文无定法”。再以个人的经验辅助之:虽然也写过几百篇散文了,可是下一篇该怎么写,还是不知道,还是觉得畏难非常!

散文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?

怎么才能把散文写好呢？

我国古代的圣贤们，早就对此问题进行了大智大慧的思考，有过许多精辟见解。孔子曰：“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。”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^①子贡曰：“文犹质也，质犹文也。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扬雄曰：“事胜辞则伉，辞胜事则赋，事辞称则经。”（《法言·吾子》）^②陆机曰：“其为物也多姿，其为体也屡迁，其会意也尚巧，其遣言也贵妍。”（《文赋》）

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刘勰在我国第一部系统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《文心雕龙》中，十分明确清晰地提出了“风”、“骨”、“采”密切配合的问题。“风”指文章的风教，“骨”指文辞的骨力，“采”指文辞的华采。刘勰认为，如果文辞华采繁富而缺乏风教和骨力，那就犹如“肌丰而力沉”的雉鸡一样，飞不高走不远；如果风教和骨力都具备而缺乏华采，那就像没有漂亮羽毛的老鹰一样，虽能一飞冲天，但到底不算完美；只有文采华美而又“风清骨峻”的作品，才可高飞万里，算得上是文章中的凤凰。^③

这些教益，何时读来，何时都有新的会意。

在当代作家学者当中，高见大论也不少。影响最大的，还属杨朔先生的名论“形散而魂不散”，我以为这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，体现了一位散文大家对散文艺术的极为透彻的总结，不可以轻易否定。

然而面对今天的这种局面，我又以为：还有必要再举起“形散而文不散”的旗帜，这个“文”，指的是“文采”——文采华灼是散文的看家本事、撒手锏啊！

我对博大精深的散文，至今理解不深，不敢妄说。仅以现在的认识，我想散文至少应该具有四个要素：

(一)要有真情实感。这虽然是老调重弹，但必须日乎三省，因为没有真情，连自己也感动不了，谈何感动别人。

(二)要有实在内容。没有实在的内容，就像飘浮在半空的山岚，飘忽不定，形无踪迹，不落实，靠不住。

(三)要有深邃的思想性。没有深邃的思想，再绮丽的句子，也只是华美的外衣，连一阵清风都禁不起。一个绝好的例子：千古以来，写岳阳楼的诗文词章何止万千，为什么只有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独步千古？当然也因为诸如“予观夫巴陵胜状，在洞庭一湖。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……”丽句写得漂亮；然而归根结底，还是依仗着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阔大的思想境界，穿透了古往今来政治的、经济的、社会的、文化的、体制的、民族的……壁垒，把万万千千颗普通的心灵，提升到圣人的高度！

(四)要有华美的文采表达。没有华美的文采表达，诚如刘勰所言，散文就不能成为文章中的凤凰，此处毋需赘言。

三、关于散文的疆域

话题转了一圈，又转回到散文的疆域问题。

散文的疆域有多大？有没有边界？这使我想起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过程，从地心说——日心说——太阳星系——银河系——银河之外的巨大天体……人类的认识不

断进步着,不断地接近真理。然而,认识还远没有穷尽。我以为我们对散文的认识,也是同样的一个远没有穷尽的过程。

近年来的讨论是很活跃的,前两年是“大散文”还是“小散文”,近年里是“跨文体写作”还是“反对取消文体”,中心意思是一个:散文的写作,究竟是应该保持其传统的“纯种”呢,还是欢迎杂交?

笔者在今年年初有过论文《中国散文的8个问题》(见2000年1月8日、1月15日《文艺报》),其中有专门一节是谈论这个问题的,为说明情况,引述如下:

主张“跨文体写作”的队伍里,人员较驳杂,小说家、理论家、学者都有,他们几乎是没有主观意识的,就非常自然地把其他行当里的优势,带入了散文创作。比如王蒙先生,其散文作品里明显有着他小说里的机智、幽默和深刻;再如吴冠中先生,从其散文里经常可以读到一幅又一幅凸现的画面。这支队伍主张:任何艺术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,能把各个行当的优点运用到散文创作,使其成为集大成者因而变得丰富多彩,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。文体就像旧时的行帮山头一样,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,甭管过去是什么门户,现在都要开开山门,取五岳之气势纳日月之光辉,怎么表达得好就怎么写,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不会错。评论家雷这先生从理论上加以阐述,认为“90年代散文最大的突破,乃在于打破

了桎梏自身的壁垒，形成了开放的格局。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三次大规模异族入侵，都打破了旧的平衡，不得不开始革新局面，结果是推动了前进。拿这个道理比之散文的发展，也只能是不断打破旧秩序，思变革，求发展，形成新的平衡；然后再打破，再平衡，一波一波地前进。”

后者队伍的基本人员多是散文界中人士，以散文理论专家和散文编辑为多。北京师范大学刘锡庆先生坚决主张要“净化散文文体”，他认为散文只是表现自我内心情感的文体，连随笔都应该剥离出去，因为散文若是一味贪大，其结果等于消解了散文自身。天津百花社谢大光先生认为，多样化要有样，百家争鸣要成家，散文的“泛化”只能导致取消了自己的特性，是散文的灾难。《散文天地》楚楚女士形象地说，随笔、序跋、日记都有自己的名字，干吗非要挤到散文里来？致使今天的散文概念变得很滥，那些没有文采的、发不掉的劣作，都变成“大散文”而招摇过市，散文的典雅性哪里去了？这支队伍主张：为了散文的命运前途，必须保持住散文的品性，在实际操作中要严格把关，使之不被解体。

前面说过，我自己一向是主张“大散文”观点的，我认为散文应该放开手脚，打破一切形式上的限制，重要的是直逼实质，怎么能把文章写好就怎么写。

可是在经过 1999 年的阅读，特别是编完本书之后，我

发觉自己不能不重新认真地思考“纯洁散文”的主张。像今天这样什么都往“散文”的筐里装，“散文”已经“大”到无际无涯、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们的收容站，显然已经走过了头。也许刘锡庆、谢大光、楚楚诸位先生、女士的忧虑，更具有深刻的预见性？
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”，对的。但也不能让狼把孩子咬着了，更不能让狼把孩子咬死！

现在我有如下新的认识：

1) 扩大散文创作的疆域无疑对的，把别的行当里的优点“拿来”为散文所有，壮大自己，大方向肯定没错，仍然要坚持下去。

2) 但是散文确实有着自己质的规定性，无所不包等于什么都不是，终将导致丧失自我。

3) “跨文体写作”是丰富散文文体的一种努力，但跨到天边也要有个边，打破疆界不是为了取消疆界。打破——组成，除旧——立新，公孙大娘的剑舞得再怎么“来如雷霆收震怒，罢如江海凝清光”，也必须遵循武林的审美规则，不能乱了阵脚，更不能胡来。

4) 散文化和非散文化，积极打破疆域还是被动消极打破，还有规定革新和保守的主航道中心线等等，这是摆在散文界面前的不断延伸的新课题，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，真理之光还遥远地在海天相接处闪耀。

5) 因面，切忌矫枉过正，尤其不能走极端。不能毁了80年来（从“五四”新文学算起）、50年来（从新中国成立算起）、20年来（从新时期算起）、10年来（从90年代散文热

算起)众多散文家、文学家、业余作者和一切散文爱好者们,辛辛苦苦的探索和建设所取得的成果。要像珍惜自己的传家宝一样珍惜散文这颗明珠啊!

——谁能告诉我:以上认识,是否更接近真理了呢?

[结 尾]

《世说新语》有“管宁割席”的故事:

管宁、华歆共园中锄菜。见地有片金,管挥锄与瓦石不异,华捉而掷去之。又尝同席读书,有乘轩冕过门者,宁读如故,歆废书出观。宁割席分坐,曰:“子非吾友也”

今之人也许会觉得管宁太刻板、太死性、太书呆子气。不过,如果散文界人士能以如此原则性,谨严、认真、一丝不苟地对待散文创作,则中国散文持续发展的局面,尚能继续保持之!

2000.4.1. 于京南西马小区

注:

①“质”——质朴。“文”——文采。“史”——史官,这里指浮躁。

“彬彬”——质朴和文采搭配得很适当的样子。

②“伉”——指过于直率。“赋”——指过于铺张。

“称”——指相适应。“经”——指正常。

③参见《刘勰和文心雕龙》,陆侃如、牟世今著。

目 录

序.....	韩小蕙
季羡林	大觉寺(1)
艾 熯	漫思三章(9)
吴冠中	说秉明(13)
黄宗江	“我肯塔基老家”的姑娘(18)
	我“难得糊涂”的老伴(22)
来新夏	中华文化浸润的澳门(26)
牛 汉	埋葬:永远的沉重(外一篇)(33)
谷 林	日子(外一篇)(40)
袁 鹰	三上井冈(44)
牧 惠	往事二则(55)
	我说方成(60)
林 非	渡过长江去(63)
阎 纲	杨风兰与王宝钏(71)
林 希	“不如归去”(77)
王春瑜	“酩酒”面世记(80)
汤一介	这就是生活,真实的生活(83)
乐黛云	“啊!延安……”(92)
邵燕祥	忆张弦(100)
	人生好比住店(105)